



李叔同 说佛

李叔同 著

被时人尊为东晋慧远之后
最虔诚、最渊博的高僧
最舛后悟世人的大德讲谈录

无尽奇珍 华枝春满
一轮明月 永耀天心

李叔同
说佛



李叔同 著

◎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叔同说佛 / 李叔同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8

ISBN 978-7-5426-4884-6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佛教—文集

IV. ①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118 号

李叔同说佛

著 者 / 李叔同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张 昊 张庆峰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80 千字

印 张 / 15.5

ISBN 978-7-5426-4884-6/B · 376

定 价: 39.80 元

序

弘一法师（1880—1942），生于天津，圆寂于泉州。中年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他多才多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精通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艺术门类，且在每个门类内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是向国人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作的《送别》一曲，至今依旧传唱不衰；他的书法作品造诣高深，深受时人喜爱；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与友人创办“春柳剧社”，编导并主演话剧《茶花女》等。他还培养了丰子恺、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他中年看破红尘，散尽家财，出家为僧，深研佛学。对律宗深有研究，并著书立说，奔走弘法，为佛教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奉为律宗第十一世祖。

本书辑录了弘一法师与佛教有关的文章，其中有他的自我剖析之作，有在寺院的演讲，有关于佛教经典的论述等。

这些文章内容涉及面广，思想深入浅出，可以成为读者很好的修持指导。

在附录中还添加了弘一法师亲自辑录的《晚晴集》和《格言别录》，这些充满禅机的名言警句，一定会给读者带来良好的启发。

为了加深读者对弘一法师和佛教文化的直观印象，我们还选择了部分弘一法师的珍贵照片，和书法、绘画作品，以插图的形式附于文中。另外精选了一些与佛教有关的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的照片。部分照片选自网络，匆忙之中无法联系到作者，希望原作者见书能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按国家标准给予酬谢。



目 录



序	1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3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13
常随佛学	22
改过实验谈	27
改习惯	34
谈写字的方法	39
持非时食戒者应注意日中之时	54
佛法大意	57
律学要略	61
佛法十疑略释	77
佛法宗派大概	87
佛法学习初步	98
佛教之简易修持法	106
敬三宝	112
劝人听钟念佛文	116
万寿岩念佛堂开堂演词	119



为性常法师掩关笔示法则	124
净土法门大意	127
普劝净宗道侣兼持诵地藏经	130
净宗问辨	135
药师如来法门略录	143
药师法门修持课仪略录	148
药师如来法门一斑	155
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160
佛说《无常经》叙	165
《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	171
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175
南闽十年之梦影	180
最后之□□	190
人生之最后	195
附录一：晚晴集	205
附录二：格言别录	224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作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短期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

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那些值得追味的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按：本篇所记年月，皆依旧历。）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一回茶而已，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弘一法师在俗时留影



杭州灵隐寺“咫尺西天”照壁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以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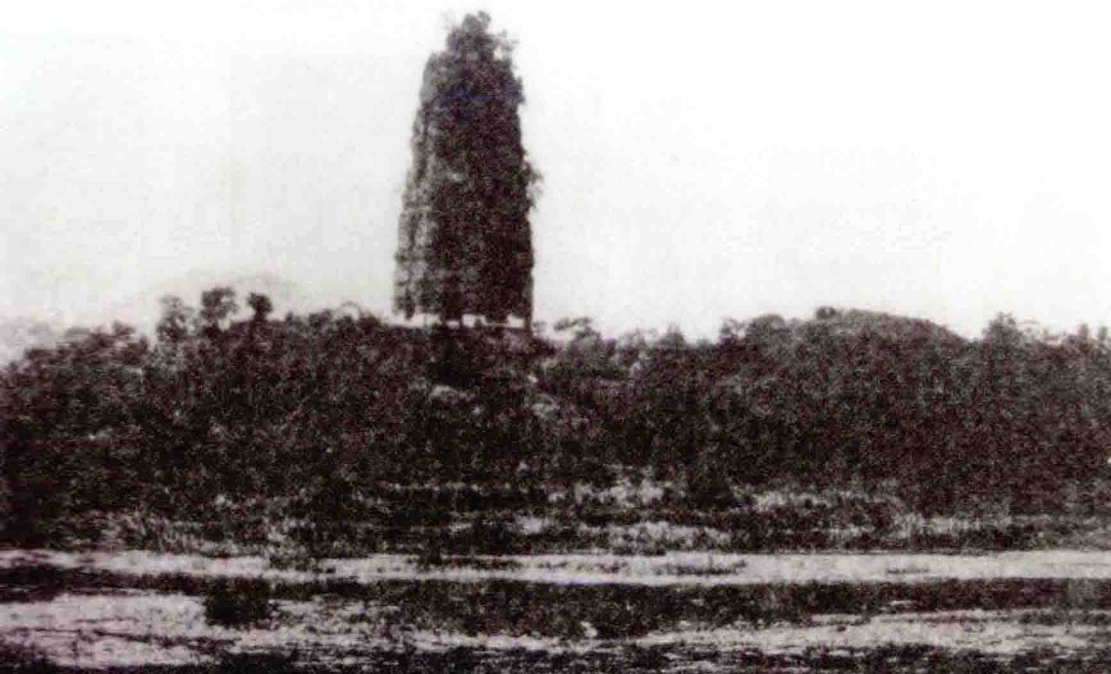
弘一法师在俗时断食后之相



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寺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雷峰塔旧照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看的人回来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游客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

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


雷峰塔新影



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高兴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及到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我即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了。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作师父。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



弘一法师出家留影

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前到虎跑寺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丐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便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对着它是很欢喜的。我出家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去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慧明法师作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命我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忠厚笃实的容色，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仍回到虎跑寺居住。到了十二月底，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